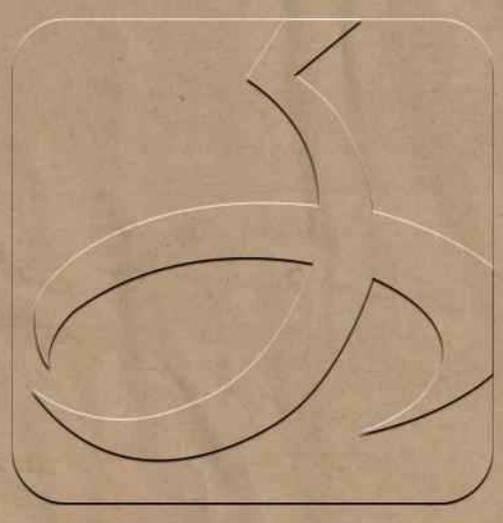


44-5345
4976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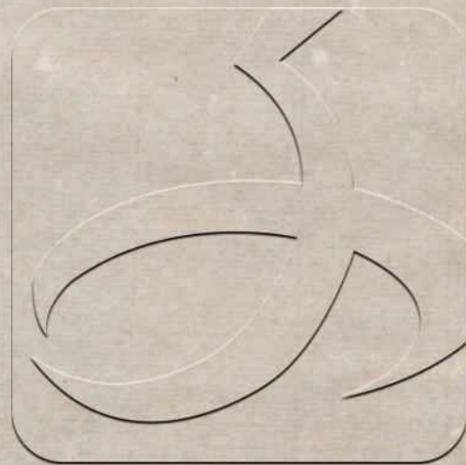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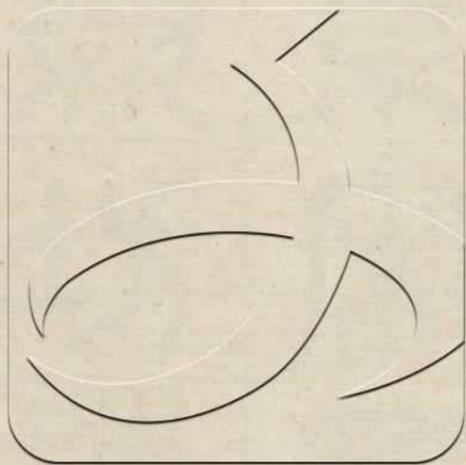


宋趙与峇賓復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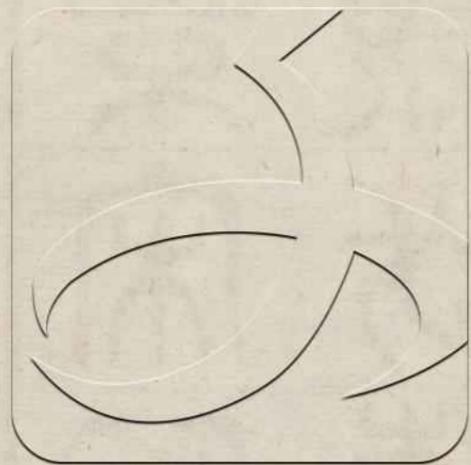
与一之三

燕庭題

冊一



景	親	賈
宋	坊	復
臨	陳	錄
家	氏	十
睦	本	卷



余里居待次賓客曰
相過平生聞見所及
喜為客誦之意之所
至賓退或筆于牘闕
曰滋久不覺盈軸欲

江陰繆
氏對雨
樓藏書
黃岡陶
子麟刻

棄不忍因稍稍傳益
 析為十卷而題以賓
 退錄云大梁趙與峕
 康熙戊戌三月望日西圃居士錄于
 京華寓齋

賓退錄序 一本作後序

何代無文人何代無佳公子兼之為難以為善
 稱以好禮樂著固漢宗室之瑞也然求其大篇
 短章見知四明狂客納交東京才子宜至唐然
 後盛至於行藏出處之際或得或失則盛之中
 又有可恨者焉惟吾宋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
 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玉葉中一人而已余
 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梁趙君賓退錄
 見其色羅今古抉隱發微有耆儒碩生所未及
 然後知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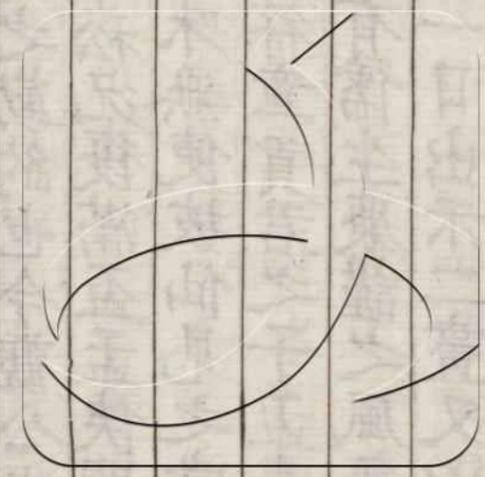
聞所未聞爾及而又見甲午存藁亦君所吟賦
主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古律清潤閑
遠不作時世粧長短句亦不効花間靡麗之光
如花似於人曾識面鳥如對客自呼名寒雁挾
風過古木春環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留情
於物外者然達人澄此心肯為萬法起眼看聲
色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內有為之主者矣
蓋公之學每以為已先之故發為文詞舍喧而
就寂脫葉而就實昔東坡先生為德麟賦秋陽
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錮於富貴不知田

野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粲香秔雪不如
新菘况復滿盃孟侯門內食紛紛是有此清奇
風味無使坡仙見之當曰公子真知秋陽矣余
分符章貢君之子孟適來為宰余嘗薦之於朝
曰有儒生廉謹之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蓋紀實
也一日出示二畫又以甲午存藁請為之序繙
閱之久又知宰之所以為宰者有所自傳也因
不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時字德行嘗
從慈湖先生問學寶祐五年臘月朔千峰陳宗
禮書於崆峒小院

一本作崆峒山

右宋陳宗禮序一通假李方赤鈔藏本補喜海

久... 金... 右... 宋... 陳... 宗... 禮... 序... 一... 通... 假... 李... 方... 赤... 鈔... 藏... 本... 補... 喜... 海



璜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賓退錄卷第一

大梁

趙

與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衣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
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
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
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
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
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
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
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
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

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
中校花藥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
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
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
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
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
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
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

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
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
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
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
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
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
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
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
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
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
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
祀黃帝廣問為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
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
謂與唐昭宗暉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
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
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
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
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

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

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

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

殺胡林慶曆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

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

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苞云宋景

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

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

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

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

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模搨以十本賜方鎮

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與作牡丹

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脩云定武本乃

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

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

藏于家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

坐壁間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其子紹彭

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

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

紹彭聞公厨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壯

丹賦於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

友起巖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

本留譙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

易殺胡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

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

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

氏然不知大觀中榮苞王厚之王明清詔取

雅非古矣

寘宣和殿

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明清

之父銜則云置之良嶽瑪瑙亭蔡條云大觀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

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靖康之變虜襲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

以紅毯輦歸榮苞云宋定國嘗從使虜云石

凡尚方珍異之物悉為羣胡輦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驛廣陵

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在所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于倉猝之際

紹興中向子同帥維揚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

詳與昔參會眾說其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

所取何子楚遠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

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

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

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

為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

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

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

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

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游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

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壘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

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乃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為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

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
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為葉靜能致太
真之術 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
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
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
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
依奏 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
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
不勝情願戴冠執簡 太子乞贖僧罪有旨

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
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
雨未應蔡京奏其妄 上密召靈素曰朕諸
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
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
霄甲子之神兼兩部與之同告 上帝文卿
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 上喜賜文卿
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
洞賓訪靈素遂捨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
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 上亟乘小車到宮

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
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
京城印行遶街叫賣 太子亦買數本進
上大駭推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
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
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為僧行不喜
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
所為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
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
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

京具奏請 上親往臣當從駕 上幸通真
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牕而已
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
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
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
自 太子而得但令 太子拜之可信也遂
遣 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
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 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金臺上言靈素妄
改改字疑恐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

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
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
守閻丘頴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
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
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
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
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
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
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
温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

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
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榦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

載鄭景實^鼎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榦所生

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

它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

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

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

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

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
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為名從之且命
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
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

仲琳

送林懿成

季仲

詩云男兒何

苦弊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
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
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
江湖閱廣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

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
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
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
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
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
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為平上去入之別亦
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
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
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為兒儀伊鋤尼醯
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

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闕盧甘林
巒雷聊鄰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
間懷橫榮鞋庚光頰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
十句該果實之名為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
然不假切韻頗為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
十榦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
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
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筵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
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遠氏之筵筵倅皆副

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
三司廢已久筵之名入無知者獨倅之名猶
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謹集云擢之戶筵近
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
信為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為本而窮理
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
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為之故其多能皆

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為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園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

或食或不食 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
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
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哀
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
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
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
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
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
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

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
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
不藉千畝拒號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
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
師之後復為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
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
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
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
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

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
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
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
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
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
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
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
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
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

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解舍
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葛
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
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
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
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
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為
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
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
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

多贅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
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
盡做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
齋之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尚脫第
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

彌遜

書十事以贈一

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
子困而不失其所享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
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
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

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天
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
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
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
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
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其見天子之
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

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
希進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
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
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
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
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
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
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

撫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瘡在須臾
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為中書舍人之稱近
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
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
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為丞郎者矣
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為中舍則容
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
其制至唐而復 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
之如書女毋翕悔成人今作女毋悔老成人
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
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
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設中
爾惠朕曷祗勳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
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汨
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
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
辭毋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

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
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
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
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
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耨不
輟子路以告子憺然今作耨而不輟子路行
以告夫子憺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
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
韻尹字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
執銳古文尚書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自何
時始也

晁伯字

載之

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

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

游

黃州詩君看赤

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

本朝紹興隆

興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

嘉州以慶元初陞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

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
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
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
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
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
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
漏刻畫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
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
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

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別為初
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
之二總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
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
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頊玉帶各一二王固辭
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
王仲言明清揮塵錄謂玉帶為朝儀始此其
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已受詔
次日即釋去至 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

金魚以自別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
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
勅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
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
服金玉帶開元中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
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
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杓餘悉
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
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
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

甲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至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為之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

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為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為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為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為將屬楚項梁為

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
 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
 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黟音伊
 一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為陳嬰流
 俗所傳不為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

陶子麟刊

賓退錄卷第二

大 梁 趙 與 皆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
 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
 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
 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
 竟

范冲嘗對 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
 胡虜為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

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
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
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
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
公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為
之遂得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為胡婦
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
王更欺虜琵琶却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
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
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

深頌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
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
女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
之者晁以道說之嘗為作傳曰李之才字挺
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朴且
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
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生
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
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

長之易受之種徵君明逸種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衛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於蘓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

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營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韓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居頃之忠獻謫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

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
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
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
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
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
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
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
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
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
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

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
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
人改大理寺丞為緹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
圖閣直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
僉署判官於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
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
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
母憂甫除喪暴卒於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
漸守懷也實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
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

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
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
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
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及李挺之二人
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
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
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
敢爾本欲杖汝眷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
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 徽宗神霄夢

亦此類新淦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
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
當為辦一事始亟歸無幾何 徽宗夢人曰
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
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
召時得一方次鄆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
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授
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
飛之舊宮奉真基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
士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

飭履有聞嘉其積勤超進僊秩尚敦而素毋
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
亂得一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
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
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

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
判如此為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為小人
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鑿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
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
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收
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

境權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 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為詞學兼茂終 徽宗 欽宗兩朝取詞科為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秘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五

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為相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尤為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

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
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
帝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為人後者不顧私
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
報仇曰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
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為而著書者歟然其間
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
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
祖既沒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

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
焉况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為過古者以
王父字為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啟云奉敕遣臣評
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
斟酌是非謹品字灑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
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為梁武帝評書中興館
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揚
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

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
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
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
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
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
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
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
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
施書如新亭愴父一往揚州逢人共語語便
態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

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
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
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
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
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
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玄書如快
馬入陳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
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
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微
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

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繾可愛崔子玉書如危
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
鵠書如龍威虎震劔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
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
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鍾繇書
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
僧智永書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
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

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
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
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
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
俗顏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
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
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
動容溫厚舉正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
傳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
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劔氣勢空健而鋒

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婉行步緩慢多飾
繁華蘓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
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
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
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
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
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
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
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

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柰何說曰
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
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
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
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
延年詩如錯采縷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
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
在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
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石曼卿如饑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
如春服乍成醜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
可得矣蘓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
不覺令人神懍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功
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
少劉中叟次莊塵土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
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
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
主管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敖器之陶孫遂盡

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評曰因暇日與
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
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
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
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
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
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
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
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兒悴而神不傷劉夢

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
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
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槃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
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談氣柳
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
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本朝
蘓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
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瑋止可施之宗廟荆
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嶮絕為功山谷如

陶弘景祗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
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
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臯獨啖深林
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
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竒逸
其它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
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
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
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

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義兒傳軟盤蓋始於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參使相曾覲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

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 上諭覲致謝又明日覲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 上謂茂良先權衝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 上批閱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覲之姍家韓彥

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 聖旨非
是乞朝退一一覆奏 禁中詳觀乃付出專
為此也 上大以為然自是每事於奏目後
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
則留遂以為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
南舊賞改官趙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執不
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
資明日 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
此可為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七
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責散官英州安置

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
云開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 御嫌名
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
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
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露
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
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夔亦
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
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

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摭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為鄭谷所作誤矣臨安有鬻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猶潔也詩吉蠲為饕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文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廬墓以規

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為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為名乃自近年改為諸道宜却復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

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
知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
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
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
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寔多
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
於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
偽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
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
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

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
錢俶 國初改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
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 高宗皇帝遂自
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為之廷臣副
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
真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偽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
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
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

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懿為
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
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
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
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
失時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
竟不從盖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
業之始及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
覆沐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

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
張橫渠始為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
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
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闈誠難與國防
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瘡恨采耳元
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
百餘篇石碣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
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
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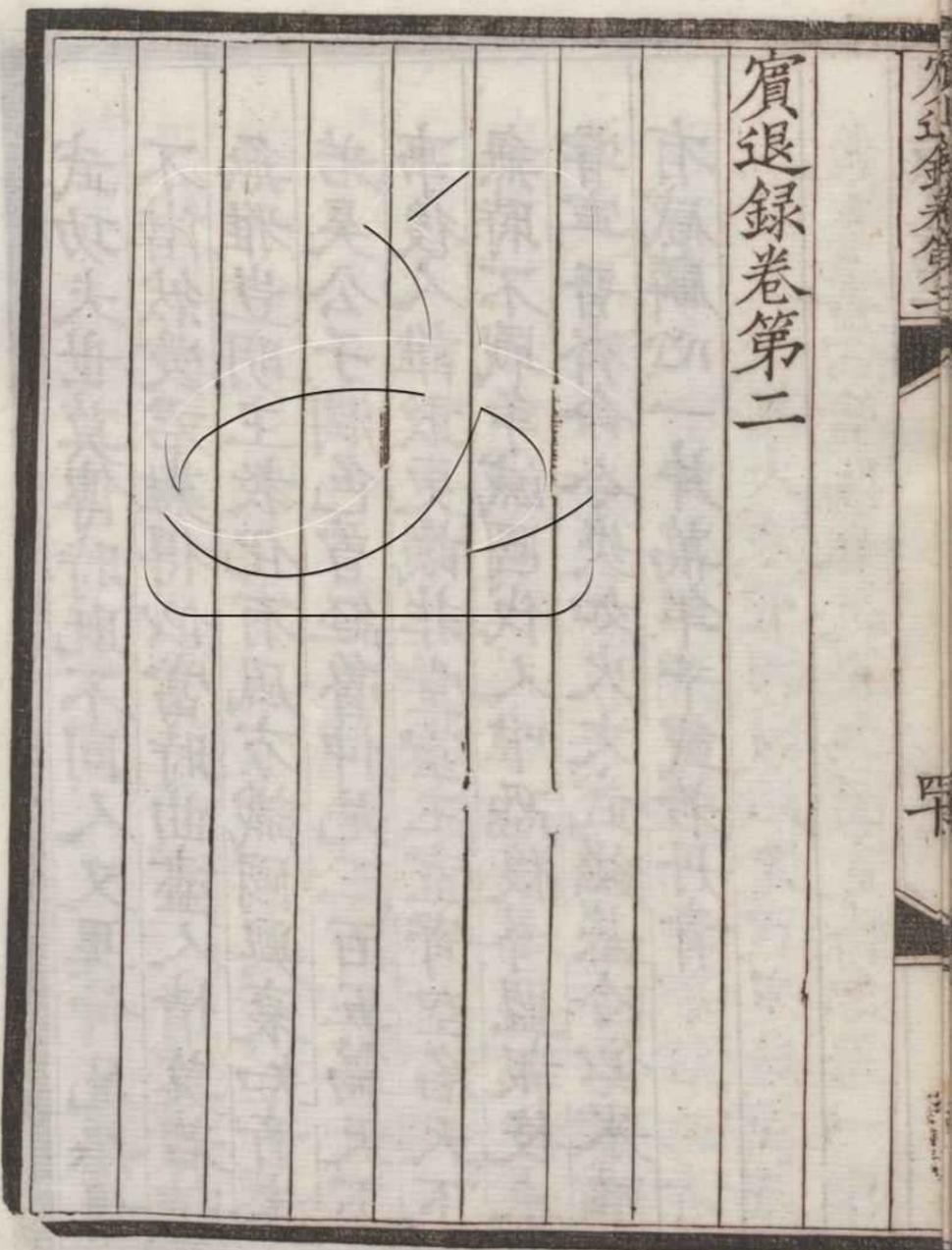
姑欲脩和不結盟使宛歸枋平可驗二家何
誤作隳成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
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顏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
簞瓢個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
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
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
混華夷力期行政怠求艾深欲為王愧折枝

緣木求魚何及計為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
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
馳聖哲攻之必費辭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
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
不為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又
有黃次伋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
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紀一二首篇傳道八
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付何人所
傳伋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
今已久中庸到此盍惟新願言為子為臣者

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
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圉
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木
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
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
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
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
綸天人焉有兩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
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
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

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
不潜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
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
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
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
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唯恐後尋盟報後未
嘗寧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鎡基冷似冰唯
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



賓退錄卷第三

大 梁 趙 與 峇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
秋為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
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
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哀傳亘彛目之曰
有皮裏陽秋荀奕傳張闔孔愉難奕駁陳留
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
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
輩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

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為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為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

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與元魏雖有太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為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作猶有据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益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槽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

江起義兵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為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為賊用况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徽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趨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

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真長者天理為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光逸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輩詣令家望見竒之李矩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彤以為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

宿山錄卷第三
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
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近光赫又謝方明自
晉陵太守為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
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
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
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
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
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
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

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
捕屠宰仍永為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
唐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
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
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
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
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
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
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為太傅韋忠仕劉聰為鎮西
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為中書侍郎三人者
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
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
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科
檢婦人相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
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
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
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
也顧謂之烈女真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
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閑人光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
韓王南園京師句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
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优除非乞沒
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筭來世上
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
曾文昭草文肅制為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
間虞忠肅拜右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為

賓退錄卷之三
之餘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
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
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頌而成闕一不可迺
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
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
否各殫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
交脩翳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衆
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
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 徽宗之意
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

相之意 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
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
僕射肇之詞蓋有為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
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
傳以為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
以澹兼太尉與王謚俱齎冊到姑熟元熙中
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
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

其明順帝時張達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
妄收達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
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
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容根譖慕容恪慕容
評將謀為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收根等斬
之可與昭順並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
帝二十五而暉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
恪既死母后亂朝評以贖貨干政不能容慕
容垂之勲德遂為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

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
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
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為
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
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
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為多廉水
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
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蔣齊麥若
巢糜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

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為壟五尺為符終畝為符二十為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為溝為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䟽整符壟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埴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采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

黃蕤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羨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變若有物焉陰為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醯醅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未

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萬子又附而長者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為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為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其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稍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為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

鐵色次之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棄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竒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采為烏頭冬采為附

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略著於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寘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前與則同

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蓋亦不然蒿子天佳漏籃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采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劭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

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
恰有三百青銅錢與昔嘗因是戲考前代酒
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升
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
射利是已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酒酒千文
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
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
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

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
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
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
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
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為江
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楊凝詩
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
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
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
呼鄙夫先令嘗酒盎上白瓷甌謂之瓠一瓠

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
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瓠
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瓠謂之瓠瓠盈之
切疑是瓠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瓠
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
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
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乃知
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

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羨談梁天監四
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
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
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
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昭帝時酒升四錢穀石
五錢槩可推己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
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
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

方飢饉朝廷以為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
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
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
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
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
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
元帝臨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
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
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
千凡為六萬武帝天漢太始間募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
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何肯出此令可見當
時錢之難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賈殺
而為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
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
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
月數千諫議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
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
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
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

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彼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淞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副校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為縣正又為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又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

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
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
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 本朝雖赤縣無
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
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圯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荆公
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
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
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
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

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
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
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
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
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
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
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而木
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顏師
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間樹齊民要術黍
稷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天桂嘗語予昔為隴水令初謁郡

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

陬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

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

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雜誌云一朝

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

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且詰有何

條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

知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為醫深於經方一時知

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
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
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為表出蜀今
為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爰盜傳不

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

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

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則北朝暨

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 仁宗為從子 宣仁后於 光獻為

錫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 英宗遂還
宮邸 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 仁宗竟
無子一日謂 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
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
婚使相娶嫁十三 英宗行第滔滔 宣仁
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
邵伯溫聞見錄與昔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
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
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
乘輿服飾亦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

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
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
非可與 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
同而已

王孝先曾謚文正王子明旦謚文貞避 仁廟

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
以為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謚
忠憲韓魏公謚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
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謚清獻而趙
正夫挺之謚清獻則幾於珷玦亂美玉矣

系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
四字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
隨宜對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為左馮翊頻
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
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

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
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
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
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己無負
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持此詩以
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
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

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

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

明復

一詩刻之石真

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

湓城客眼着世事等虛空雲夢曾中無一物

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

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

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比公豈作少狂夢與世

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

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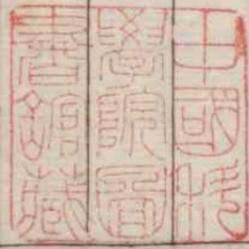
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

車轂薄宦拘人甚馬街若遇琵琶應大笑何

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
 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
 椒糝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
 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
 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
 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
 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
 編盛行於時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
 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

具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偽一也虜
 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
 追尊允恭為顯宗錄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
 偽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
 粘罕名宗維兀术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
 忠烈王术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
 知其偽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三



書名	第 四 卷		
版別	冊數	4	紙
定價	6.00		
編號	字第	號	

北京市中國書店定價簽

